

聖公會牧師憶輔神生活

陳德沛、魏斐然

一、陳德沛

本人是台灣聖公會的教友，曾利用公職服務的空隙，接受台灣聖公會三一神學中心的培訓，與神學有了初步的接觸。開始時，我只是爲了想多知道一些，結果卻是追求不完，想知道得更多。而後受到聖公會台灣教區的推薦，利用晚上的時間參加輔神的教友課程，因爲平日工作很忙，所以常常感覺到學習的時間不足。

天主教會與聖公會雖然如此接近，但是仍有些教義上的差異，在學習過程中，我認識了天主教會革新的努力及已經有了的成果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基督教會的教友，能多了解一點天主教會在梵二以後的情形，就不會永遠只知道中世紀片斷的情形，也不會在彼此肢體的關係中那麼疏遠了。

在輔神的學習，我看到了天主教教友學習的認真努力，且尊重師長。無論個人有沒有見解上的差異，對倫理的態度是今天年輕人應該學習的，尊重制度才有穩健的發展。

因爲有了輔神的「經過」，我常感到自己也是天主教會的一分子，能夠很親切、很自在地處在天主教會的活動裏，也常常在修院中得到寧靜的反省。

但是，有一件最放不下的事，就是爲什麼我們還不能共同

分享領用「一杯一餅」？我們所期盼的「共融」要等到什麼時候？我們是否真的希望在「主的裡面」成爲一體？

救主臨走的時候，爲我們禱告，爲什麼我們還是那麼剛硬？拒絕主的盼望。希望早日我們能「合而爲一」，主所賞賜的，仍需要我們行出來。

陳德沛牧師家裏煮飯的魏斐然牧師，可是天主教神學院爲台灣聖公會培育出來的第一位女「司鐸」呦。這位當年的執事一心想進神學院「研究神學」，歷經三年的學習，到畢業時卻只著重於「人」，還真的有改變呢。

二、魏斐然

跟隨穆宏志神父每天早上「苦行」讀經，學習到了聖經不只是讀經文，而是著重在精髓。所以，每當想起耶穌在海邊爲門徒準備早餐時，我每天早晨也不敢驕傲地說「我在研究神學」，而一定要先爲陳牧師準備完早餐才出門到神學院上課。

當我看到房志榮神父扶著黃德寬神父出門，登上開往靜山的遊覽車時，我體會到天父說，你永遠是我的孩子……。

神學院側邊的松林及前院的玫瑰花園最吸引我，但是，當武金正神父跟我分享說「鐵樹的嫩葉剛長出來的時候是軟軟的，等到長成時竟然那麼剛硬」，喔，這不也是生命的奧秘麼。

朱修德神父考我一句保羅說的話：「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……」，每當我想到他常常用他的禿頭來逗我們不打瞌睡；在我日後的服事當中，更能勇於面對自己的不足。

張春申神父的「箭頭」真像今日電腦的游標，把你帶到需要的地方，也指引了我反省思考的方向。

每當我從三樓教室下樓時，樓梯轉角的那面大鏡子，上面

用大大的紅字寫著「天主的肖像」，鏡子裡除了我還有其他的人，我們都是天主的肖像……。說來心虛：如果我沒有愛看得見的人，怎能說我愛看不見的神呢？

從「禮儀」學來的共融，沒有比各家的團體生活更來的實際與貼切，這個「家」通常還包含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籍的家人呢。

一轉眼，從神學院畢業至今年剛好十年，每一位恩師益友的榜樣常在我的腦海中縈繞；豐富的學習，即使胡神父給我再多的篇幅也無法詳述完盡。三年的神學教育不只改變了我個人的生命，我相信每一位通過輔神洗禮的人，一定感同身受。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願上主祝福神學院所有的老師們，紀念他們的辛勞。